

那年冬至包饺子

■ 在平 常红岩

妻子翻看着手机上的日历说：“下周就是冬至了，到了包饺子的时候了。”女儿则欢快地唱起了：“冬至到，冬至到，大家一起包水饺。”儿子也参与到她们的话题之中，甚至讨论起了几种馅儿的缺点，什么猪肉馅儿易胖，羊肉馅儿易腥。

坐在书房里的我，则不禁想起了那年冬至包水饺的场景来。

那时，我们家共有9亩（1亩约等于666.7平方米）地，父亲一口气种了6亩棉花。他像赌博一样，把希望都寄托在了那片棉花地里。

棉花在他的照管下，生根、发芽，直到郁郁葱葱，成了一片绿色的海洋。父亲是看在眼里，喜在心里。

没料到的是，到了春末夏初，棉铃虫突然泛滥，一下子涌到了棉花上。父亲开始每天天不亮就起床，背着那个老式喷雾器去打药。母亲给父亲送饭的时候，还要拉着一车水。父亲尝试着打不同的农药防治棉铃虫，但那些药打下去，好像给棉铃虫送去了蜜水一样，它们不但没有减少，反而越来越多了。

那时候，村里还号召我们学生去捉棉铃虫，还有奖励。每天放学后，我们不是先回家，而是先去找一个塑料瓶，到田里去捉棉铃虫，然后换取铅笔、橡皮之类的小文具。

但棉铃虫好像有了特异功能，不断增多。棉花被咬得千疮百孔，叶子上布满一个个小洞，花儿还来不及开放，整棵棉花就枯萎了。

到了秋天，原本应该是棉花堆满房顶的时候，但那一年，村里家家户户的房顶上都空荡荡的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那一年，我们家只收了半桶棉花。

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，如果能正常春种秋收、夏播冬藏，生活尚不存在什么问题，但如果像这样，没有收获，结局就可想而知了。那一年，我们没有添置新衣，就连吃肉都成了奢望。

那年的冬至到了，水饺还是要包的。中午饭后，母亲就开始和面了。她从袋子里盛出面，又舀了水，在黑黑的灶台边忙起来，边和面边说：“白面白，白面

白，包成水饺马上来。”和完面，母亲把面托在手里，对我们说：“咱和的面不硬也不软，水饺好吃全靠俺。”逗得我们一阵大笑。

母亲又开始准备馅儿了，她在一堆白菜里挑来捡去。父亲说：“找什么呢？还挑挑拣拣的。”母亲说：“我要找一棵最大最俊的白菜，配上我和的面。”

母亲终于挑出一棵白菜，说：“这棵白菜白又圆，包成饺子香又甜。”母亲把白菜切开、剁碎，又说：“白菜切得细又匀，赛过金来赛过银。”切完白菜，母亲从柜子里拽出一把粉条，在热水里泡了泡。本来硬挺挺的粉条，一遇热水，就软了。母亲又把粉条剁碎，和白菜混在一起。母亲笑着说：“白菜白，粉条长，来年的日子赛蜜甜。”母亲的乐观情绪感染了我们全家，就连一直低头不语的父亲也笨手笨脚地帮起忙来。

母亲开始包水饺了，她把一张圆圆的面皮托在手里，加入菜，两手一捏，一个像元宝一样漂亮的饺子，就魔术般地成型了。母亲说道：“咱家的饺子真正

好，什么金银也比不了。”我们一家人在母亲的笑语中包着饺子。

我们很快就包完了饺子，将饺子摆成了一个圈。母亲说道：“饺子成了圆，幸福又团圆。”我笑着说：“也期盼两岸同胞早日团圆。”

红色的火苗舔着锅底，水在锅里翻滚着。饺子在锅里浮浮沉沉，母亲一会儿喊妹妹去拿碗，一会儿又喊我去倒醋。一家人在母亲的指挥下，仿佛在进行一场盛大的活动。我突然想起《愚公移山》这篇文章，说：“遂率家人力能者三人，加水燃火，饺子运于饭桌之旁。”父亲笑，妹妹则瞪我一眼，说：“能的你！”

饺子被整齐地摆在盘子里，母亲说：“冬至饺子夏凉面，便是人间活神仙”。这时，平日里沉默不语的父亲也说：“吃了饺子浑身汗，明年咱要接着干。”全家人又是一阵大笑。

真的，直到今日，那年冬至包饺子的场景，仍印刻在我心里。

冬至饺子

■ 冠县 岳立新

十天前，母亲打电话对我说：“冬至快到了，我给你们包了不少饺子，已经寄走了。”挂断电话，我满心欢喜，虽然现在随时都能买到速冻饺子，但总也吃不出家里的那种味道。那时我还在部队，一次休假时在家中发的一阵牢骚，让母亲记在了心里。从那年开始，每逢冬至前夕，我都会准时收到母亲亲手包的几种不同馅儿的饺子。

雪花飘飘，打开我尘封的记忆。我小时候过冬至时，天还未亮，母亲就早早起床，到村北头杀猪匠那儿买来新鲜的猪肉，到种蔬菜大棚的张婶儿那儿买来翠绿的韭菜，然后钻到自家菜窖里拿出一个大南瓜，剁碎加酱油、精盐、葱末、姜末、麻油，搅拌均匀当馅儿。用清水和好面，切成剂子，擀出圆的面皮备用。每逢这时，我

便会凑上前去，偷偷揪一团面团玩耍。

偶尔我也会凑热闹“主动帮忙”，但笨拙的小手捏出的饺子又瘪又丑。母亲并不嫌弃，还常常夸我：“我家大儿子长大了，会帮娘干活了。”面团在母亲灵巧的双手间滚动，不一会儿，一个个白白胖胖的饺子便成型了。母亲煮饺子也有“绝技”：烧开水，锅里发出“咕嘟咕嘟”的声音，元宝似的饺子载沉载浮，如浪尖上一群肥鱼上下翻跃。等“鱼儿”挺着滚圆的肚子漂到水面上，倒进去一些糯米香醋，一锅饺子便瞬间散发出米醋的清香。母亲用箬篱把饺子捞出来，盛在碗里。但见热气袅袅，又闻香气缕缕，那种独特的香味包裹着我的身体，沁入心房，至今难以忘怀。咬上一口，菜与肉粒彼此渗透，菜的清芬

如肉里一点清新的诗情，肉的肥腴如菜里一团丰盈的香润，似是为味觉开启了一段新旅程。额头上渗出的热汗，把寒冷赶到了九霄云外。那冬至饺子的味道，是温馨的味道，是家的味道。

等我美美地吃完一碗饺子，母亲便会对我说：“冬至不端饺子碗，冻掉耳朵没人管。吃了冬至饺子，就添了一岁。儿子，你每长大一岁，就要明白更多道理。”

如今，每到冬至，吃着母亲从老家寄来的饺子，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一幅画面：一个顽皮稚童守在冒着氤氲水汽的大锅台旁边，饺子刚刚浮上来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捞起来往嘴里放，烫得龇牙咧嘴，不住地往外哈气。一旁年轻的母亲，一副又好气又好笑的样子……



一城湖·文韵内容以本地文化、文学创作、读书、市井类原创稿件为主打（诗歌除外）。
投稿邮箱：lcwbyichenghu@126.com。拒绝抄袭，一经发现，该作者稿件永不再用。投诉电话：2921234。

小说连载

布衣诗人谢榛

■ 聊城 武俊岭

(48)

谢榛与严讷、高拱、李开先虽然也有所接触，但次数不是很多。这几个人在政治上进取心很强，政务繁忙，只要他们不来找自己，谢榛从不主动前去打扰。与其他官员，更是泛泛之交，唯有与周铁，却是过从甚密。隔个十天八天的，周铁就把谢榛约出去，喝酒谈诗。

七月，周铁上疏一封，对内阁进行严肃批评。当时，蒙古俺达部十几万兵士，齐集大同、宣化，准备入侵，而内阁却没有一点应对的办法。周铁对此忧心忡忡。于是，他便在一天夜里，于烛光下草疏，反复修改后，通过通政司呈送到皇帝那里。

皇帝批阅：内阁酌处。

严嵩看了周铁的疏文，很不舒服。自己刚刚坐在首辅的宝座上，周铁便上了这么一本，显然是冲着己来的。此风一开，我的威信怎么能够树立起来？不行，我得激怒皇帝，惩治一下周铁。

于是，严嵩便在一次奏对时，对皇帝说周铁上疏，纯粹是浮词乱政，应该严惩。

皇帝说，你看着办吧！

严嵩立即下达指令，让刑部把周铁逮捕，关入监狱。

谢榛闻讯后立即去找李开先，让他帮忙，去监狱看望周铁。没有想到，除了亲属之外，其他人不能探访。

没有办法，谢榛与李开先只好去周铁家，看望周铁的妻子。

周铁的妻子哭得像个泪人似的。谢榛与李开先开导几句，便离开了。

周铁在监狱之中被杖八十，释放回家。在家养伤半个月后，降为庐州知事。

离京这天，周铁雇了一辆马车，把简单的行李装上；家人上车，往运河码头行驶。自然，周铁行前已经把宅子卖掉了。

周铁的家在宣武门外。马车慢慢前行。周铁走在车边，边走边扭头向后看。他的心里，十分盼望能有一两个同事、同学前来送行。但是，走出去半里地了，还没有一个人前来。失望，让周铁浑

身无力，举步艰难。往日里，自己的好友也算不少，你请我我请你的，吃肉喝酒。一旦落难了，平时的好友都躲得远远的，恐怕牵连上了。人心啊，人心，怎么就这样容易变化呢。

汝威，汝威，等等我，等等我！

周铁听到呼喊，连忙回头。他看清了，是谢榛边喊边朝自己跑来。一丝暖意，拂遍他的全身。没有想到，给自己送行的竟然是谢榛。这个布衣诗人，身上有一股侠义之气。听说早年他在老家临清，便做出过一些义举。他的老家，战国时出过一个鲁仲连，行侠仗义，李白等诗人曾经热情地歌颂过。

谢榛气喘吁吁地跑到周铁身边，责怪说，汝威，你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呢。怎么着也应该让我为你饯行一下吧。我再穷，请你一次还是请得起的。主要是，我们得说说话。

周铁说，我被贬官外地，心情不好。老兄自然能够理解。（未完待续）